

【杂谈】

安慰 VS 慰安

香烟盒上写着“吸烟有害健康”，可是吸烟的男人，有几个会因为这句话而戒烟？

染发剂说明书里，明确告诉你，其中含有的物质可能致癌，又有几个女人会因此而放弃臭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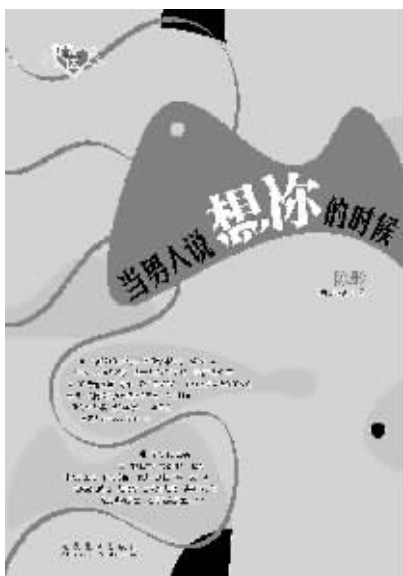
在很早以前，但凡看到男人爱上不该爱的女人，或者女人爱上不该爱的男人，我都会多嘴，现在我不了——不是因为世故，而是因为懂得了感情。感情之所以被称为感情，是因为它跟理智是两回事。谁也不比谁傻，凡是我能看明白的事情，他们自己心里未必就不清楚。所谓当局者迷，不是他们真的迷，是他们愿意被“迷”，他们感觉被“迷”很舒服，比“清”要爽。

比如说，一个年轻女孩子，要死要活地追一个可以做她父亲的已婚男人，众人对男人说，就算她没有心计，但你不能不明白吧？女人心海底针，过几年，她成熟了，你怎么办？幸亏这男人不是帝王，否则这帮多嘴的众人早被拖出午门问斩！

男人为女孩子离了婚，买了房，又把她父母不远万里接到身边，然后当女孩子

到底有没有一种好方法帮我们保鲜爱情？那就好好钻研《当男人说想你的时候》这本书吧，它是作家陈彤的情感随笔和问答专栏的合集，专门解读现代都市中的情感问题。

《当男人说想你的时候》



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年12月
作者：陈彤（春日迟返）

站稳脚跟开始跟他找茬儿时，他感觉自己被利用了。众人同情他，我不！他真傻吗？他真不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吗？真不清楚染发剂里含有致癌物质吗？他知道他清楚！多少吸烟的人在真得了肺癌后开始后悔，但，假如

时光倒流，回到那些他寂寞无聊烟瘾发作的时刻，他会因为想到日后病床上的这一幕而克制自己吗？多数人是不会的！

男人如此，女人也一样。一些已婚妇女给我写信，她们在网上或者偶然的

【回忆】

我总要喊喝酒的爸爸回家

《再见妈妈》之六

“找一找你爸在哪儿喝酒，跟他说家里来客人了。”

为了煮晚饭，妈妈正转动着风炉往灶孔里吹气，把粗糠扔到火堆上，见到我出现在厨房，她老大不高兴地对我嚷了起来。

“如果他不愿回来，你扯着他的手也得拉他回来，知道不？”

我还没来得及开溜，妈妈就生气地狠狠盯着我，像按图钉一样把我的想法按了下去。

不知道为什么，那时我才九岁，妈妈却总是给我这个可怕而又痛苦的任务！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比起别的兄弟们，爸爸更疼爱我这个小儿子？要不就是把找回爸爸作为给我饭吃的条件？那也不是的话，大概就是因为比起同龄的孩子们更灵秀好强吧。反正妈妈就这么唆使我这个一步迈出去连30公分都不到的小孩子，走上了夜色中灰蒙蒙的街道。

要是敢说一句“哼，为什么只使唤我？不去！”，我清楚妈妈肯定会举起烧火棍，像赶小狗一样，把我赶到屋外，毫无疑问。所以我只能步履蹒

曾著有长篇小说《菊花香》的韩国浪漫小说作家金河仁，用唯美清新的笔触，饱含着热泪与深情，追忆了为儿女辛劳一生的母亲。金河仁曾被选为“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作者”。



《再见妈妈》

作者：(韩)金河仁
出版社：群言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1月

跚地走了出去，我都摸透了，如果从妈妈的口气中带着“你

爸！”这样的第二人称，这就意味着妈妈已经非常伤心了。四周都变得黑沉沉的时候，我在市场的路边停住了脚步。爸爸今天到底会在哪个大碗酒家喝酒呢？没有集市的时候，我脚下的这条大路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空地。以这片空地为中心，大碗酒家散布于东西南北各个地方。

不知道是因为当时吃穿太艰难还是正好相反，反正烧酒店和稠酒店在乡单位里到处都是。因此，如果不用预感和直觉去准确地推测出父亲所在的地方，我就是跑到腿软也别想找到爸爸。我每次都像坏了的指南针一样，分不清东南西北，只知道在原地不断地打转，就像在画半径为1米的圆圈。那些时候，眼前经常都是4月末和5月初的乡村风景。在那都没人见过燃油锅炉和煤气灶，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的年代，乡单位的家家户户煮饭都用炭火、石油炉或者灶洞。所以，村里一半的房子都有一根烟囱插在扁扁的或者稍圆的屋顶上，像个旱烟袋一样，冒出袅袅炊烟。

场合认识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肯定比她们的老公对她们更殷勤更体贴更温存也更耐心，双方短信电话网聊，然后××或不××，然后有一天，她们发现自己只是人家的沧海一粟九牛一毛，她们开始痛苦了——她们问我为什么？！为什么？难道您自己心里不清楚吗？您又不是未成年少女！对，您说得对，您渴望的是感情上的“安慰”，但人家以为您需要的是身体上的“慰安”。那又怎么样？难道“安慰”比“慰安”高尚很多吗？别自欺欺人了！

我们都非常清楚男女爱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不管是真爱还是假爱，对于不善独处耐寂寞的人来说，总是聊胜于无的。多数时候，我们之所以需要亲密关系，是因为无聊，我这么说丝毫没有贬低感情的意思。我相信爱的力量，相信感情之中含有一种可以使我们超越平凡的能力，正因为如此，我们渴望感情渴望真爱。但，我不得不说，很多时候，人们只是假爱之名，给自己一个理由——仿佛只要是在爱的旗帜之下，无论是“男盗女娼”还是“横刀夺爱”都更容易显得高尚和堂而皇之。

我常常看着幽蓝的天幕掺杂着冷冷的黑色，看着西边那一抹染红的晚霞，还有那随风飘散的袅袅炊烟，眼泪“哗”地就流了下来。每次哭过之后，我总是擦擦噙着的眼泪，确定方向然后重新出发。为什么那时我总是经常掉泪呢？现在仔细回想，大概是因为别人都能一家团聚，享受着一起煮晚饭，一起围着饭桌吃饭的温馨，唯独我们家例外。那种不幸的感觉侵袭着我那幼小的心灵，让我更加委屈、讨厌和心烦。

家里除了我还有头大腿长的哥哥，为什么却偏偏要我一个人独自走在这黑漆漆的夜路上呢？我感到委屈。为什么我爸爸每个星期一定要喝三四次酒，喝到烂醉如泥呢？我感到讨厌，心烦意乱，一肚子的气。因为这些，我的眼泪每次都不争气地滑下来。

没喝酒的时候，我父亲相当文雅。与其说是文雅，还不如说是沉默寡言更恰当，自从父亲开始嗜酒，一坐到酒席上就忘掉时间，这成了妈妈一生当中最大的苦难。

【流行】



《地久天长》

出版社：上海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9月
作者：庄羽

庄羽被称为新“京派”作家，曾因受到80后名作家郭敬明的抄袭一案备受关注。她的新作《天长地久》是四个当代青年的真实生活，主人公与她的发小儿们经历了错综复杂的亲情、友情和爱情，跌跌撞撞中，都在慢慢成长。书中还交织着他们父母之间的故事。无论岁月经过多少变迁，友情与爱会地久天长。

我因为章晓雯而烦躁

虽然护士长说这段时间我不用再病房去，我还是习惯性地来到护士站。没有人，桌子上放着一大盒子巧克力，处方纸的背面用红笔写着我的名字贴在上面。正在诧异的时候，小贾从病房回来，看见我立即指着巧克力神秘兮兮地笑出来，“给你的。”

“谁给的？”

“上礼拜出院那个，做手术的。”

我想起来了，是王小东，那个两个礼拜前做过一个小手术的病人。叫我不理解的是总有一些男病人会把护士们的基本工作当成对他们特别的眷顾，并且因此产生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幻想，章晓雯把这一类人叫做臭不要脸的，每当她看到摆在桌上的零食和小礼物，总会大声询问，“这又是哪个臭不要脸的送来的？”

我将巧克力分给同事们，特意留下了章晓雯的一份儿。之后我到护士长的办公室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做的。护士长不在，我便开始翻阅以前的排班记录，排班员可不仅仅是把工作时间需要的人手安排满那么简单，稍微有一丁点儿想不周全，就有可能引起同事的不满，成为矛盾的根源。在这一点上，章晓雯是个典范，她总能在谈笑间化解同事对诸如连续夜班、轮休时间不合理之类的事的埋怨，不仅不影响工作还能避免引火烧身，她长得就带人缘，天生就有着非凡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我的大部分情绪还停留在昨天，总是不由自主想到慧敏和她的女儿，至于慧敏妈妈的模样我却怎么都想不起来了，不是因为她死了，因为什么我不知道。

护士长进来，“哟，来啦。”她抓起桌上的玻璃罐子喝水，声音亲切而叫人愉快，“哟，哪儿来的巧克力，可有日子没吃这么高级的巧克力了。”

“病人送的。”

“哟，今天脸色怎么这么差，没睡好？”

“嗯，我好朋友妈妈

昨晚去世了，没怎么睡。”

护士长拨了一块巧克力递给我，“来，吃点儿甜的，安慰安慰自己……这种事再好的朋友也帮不上她，去世的人是她妈，生她养她，没办法。”

我的手机响起来，是陈■，他替慧敏出去买遗体告别时签到的白色签名册，跑了几个地方都只有结婚用的大红色，没办法他只好向我求助。

我忽然很恼火，“你怎么什么事都办不好！那么大的事了，连个签到本都不知道上哪儿买，合着你买不着的东西我就应该知道哪儿能买着！”

电话那边的陈■显然懵了，过了好半天才淡淡的说：“没事儿左娟，我能买着……你……放松点儿。挂了。”这回轮到我为难了，听着听筒里传来急促的“嘟嘟嘟嘟”的声响，我不禁自言自语起来，“我跟他发的什么火儿呢？”护士长笑出来，“你呀，你今天还真是有邪火没地儿撒，逮谁跟谁来了。章晓雯的处分下来了……”

她一边起身去加水一边继续说，我猛然明白过来为什么今天这么烦躁——章晓雯。然而我最终没有鼓起勇气向护士长坦白这次事故当中也有我的责任。“……听晓雯说了，早晨我们俩通过电话了。”“哦，”她看着我，“你跟晓雯的关系最好，她那么要强，合适的机会你开导开导她，别有压力。你们都那么年轻，犯一点错误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她顿了一下，眼光也变得严肃起来，“以后一定要避免，人命关天呀。”

“是，我知道。”我只觉得有点慌乱，不知道为什么要站起身，可是既然已经站起来了又不能再坐回去，我想掩饰内心的慌张，于是干脆走出去，“我去病房看看，这会儿忙。”

走到门口，恰好有病人家属来找，“护士，七床的点滴快打完了。”说完她拐进了洗手间。我一声不响地进了病房，一声不响替病人拔了针头。

(待续)